

歷
史
與
空
間

深深鄉韻淺淺書

■翁秀美

鄉村，沾着草籽，頂着露珠，聽着鳥雀的聲音，數着農人的腳步。它有最美麗的顏色與芬芳，在村人的生命裡生生不息，又如一幅清朗美麗的畫卷，掛在遊子心頭。

秋日，將自己裹進這畫裡，深深埋首。

大門前，家人的笑臉，久違的親情，滿滿地包圍過來，說，媽都等得着急了。堆盤豐碗，家人圍坐，酒香起，杯底旋乾，三嫂執柄大勺，看我們碗空了，馬上一勺菜扣上去：多吃點！這麼久回來一趟，嘗嘗家鄉的味道。飯後，孩子嬉鬧，大人閒聊。立在院中久久凝視，水池，菜地，堂屋的擺設，樓頂的太陽能，還是原來的樣子，只是，媽媽生了場病，精神差了點。另外多了兩隻狗，小黑大黃，進門

時大叫，知道是家裡人後，溫順之極。

五點半，天稍稍亮，沿着小路走。路是水泥路，可容兩車交會而過，這路可真得意，兩邊高大的楊樹護衛，下邊是金色稻田簇擁，時而有拖拉機摩托車來捧捧場，呼嘯着噠噠而過。

眼前的稻田如一塊塊錦緞地毯，綿綿不斷，稻葉劍一般直立，稻穗溫柔地低了頭，風走過來，楊樹葉左右翻飛，嘩啦啦地響。遠處的樹影掩着村莊，輕霧如紗如幔，處處皆景。

路旁，扁豆花開，青扁豆紫扁豆小燈籠一樣掛着；間或也有幾枝細長的芝麻，紫紅的芝麻花一節一節向上攀升；雪白的蜜桃雲朵一般，枝葉間仍有粉紅色的棉花的花兒開着，這花兒嬌艷輕柔，好看得不像樣！

天邊開始泛紅，散了一些霧，還有一些游離着。遠處的楊樹們高高低低，疏疏落落，彷彿大地的睫毛。不一會兒，太陽從遠處的村莊升起，從樹樑中升起，漫起一天朝霞，染紅近處的電線杆，和電線上的麻雀，染得稻田一片緋紅——桃源仙境莫過如此。我說不出一句話，不敢眨一下眼，日出在鄉村，村莊、稻田、樹木和廣袤的大地作了它登場的舞台，這番美景，描，怎生描；畫，又如何畫？



■圓幽。 作者提供圖片

路過一家敬老院，好幾排房子，前後是自種的菜地，老人們三三兩兩的散步、下棋、談天，自在閒適，有一位老人跟着一個村民沿着路邊的小河溝收黃鱔。昨晚下的網子，隔幾步下一個，蓋上浮草做了記號，今早來收。邊收邊說，今天運氣不好，都是小的。果然，看他扔上來的網子，黃鱔小而細，倒是小龍蝦、小青蛙、田螺多些。

不知不覺繞到一條土路，車轍印，腳印，裂紋，雞毛牛屎，坑坑窪窪，深深淺淺，如同古戰場一般，相當震撼。隨處可見高而亂的茅草，半人高的蒼耳子，一尺多長的小青瓜。樹葉滿地，枯得發灰，寂寂地，融入泥土。風帶來四季的春華秋實，帶走塵世的痛苦憂傷，而土地最是情重，承受數不清的耕犁種植，讓一代一代的村民，在它深厚的包容與呵護裡繁衍生息。

此時，集市上已非常熱鬧。長長的走道，從頭走到尾，各種魚肉菜蔬，新鮮的，醃製的，風乾的，可謂應有盡有。鄉間民風淳樸，不瞞不欺，一塊錢豆芽，能裝一大袋，豬肉不像城市裡那樣溫順嬌貴地在案板躺着，而是豪放地掛在碩大的鐵鉤子上，氣壯如虹，賣肉人大圍裙大砍刀，熱情招呼，指哪兒，割哪兒，末了又加一小塊。小吃店的大鍋裡有用牛骨熬的湯，邊上一案板，麵團裡包上餡，沾了芝麻，叭，往爐子內壁上一貼，牛肉湯裡有切細的豆皮，放入粉絲，牛肉，辣子，正吃得冒汗，一小籬燒餅端上來，咬一口，香酥了牙齒。

下午，好陽光。家門口大片的水泥地，被鄰居大爺借了晾曬稻穀，鳥兒不時下來啄食，大爺將疊放整齊的柴禾用粗繩捆好，說，這是樹上掉的枯枝子，先存了放着，等冬天燒火很好呢。不待歇息，又拿鋤翻地，菜地裡小蔥大蒜，辣椒蕪菜，長得正好。我幫他從豆殼裡撿出青青溜圓的大豆，丟進匾裡曬，豆秸上生長着的毛豆與匾裡的青豆默默對視，它們在說什麼呢？小黑甩着尾巴在稻場上打滾，大爺舉手抓翻動稻穀，讓陽光曬透。順手撿了幾顆稻穀在手心，金黃，毛刺刺地，有稜有角，一顆稻穀一粒米，這真是「粒粒皆辛苦」。

陽光下的閒聊，有能把人繞進去的愜意。



■棉花的花兒。 作者提供圖片

坐在小板凳上，抱着媽媽，瘦得讓人心疼，一時間時光如水：記得那一年，她健步如飛，挑水放牛；那一年，她在院裡剝棉花，在灶後燒火；那一年，她飛針走線，為孩子們做棉衣，做新鞋。而這一年，她終於老了，穿不了針，走路要扶牆，九十年的光陰，那麼漫長，又快得一眨眼啊！撫着媽媽手背，操勞了一輩子的雙手，仍很修長，手指輕輕推過，表面皮膚層層皺起，滄桑無言流動。在一群孫子孫女重孫子中間，她靜靜坐着，雙手攔在膝蓋上，這讓她脊背挺直，白髮垂下，不知哪個說了句什麼，媽媽清秀瘦削的面龐慢慢綻開了笑容，笑容裡眼睛發亮，可愛得像個孩子，她接了幾句，清晰而純正的鄉音，愛和暖意就這麼一點點傳過來，這就是歲月靜好麼？若歲月有情，當許媽媽有個安逸的晚年，健康，長壽。

傍晚，放鵝放鴨人趕了大群的鵝鴨回來了，一眼認出誰誰誰，緊着上前打招呼。故鄉風景依舊，而人，總得老去一些，有時恨不能扳住時光，留住原貌，終不能如願。也有人一下子叫出我的名字，激動地：你和我女兒同歲！你們是一個班的！她經常念叨你。我接口說出她女兒的名字，這名字就像路旁的白楊，早已種在心頭，無論走多遠，風一吹，總會翻飛。

鄉村的夜，靜。黑。黑得門前的路一點看不見，靜得能聽見草葉飄動的聲音。黑夜，襯得燈光格外明亮，再矮再舊的屋子也特別溫暖。起來走到對面的小路，泥土、樹木、莊稼靜靜地睡了，似聽到輕微的呼吸，呼吸裡含着清香的草木氣味，令人沉醉。兒時，有多少夜，有多少這樣的青草氣息，都看慣了，看煩了，很多東西，必定是要在長久地離開後，有了輾轉不定的飄泊，有了離別，有了思念，方能夠回味得出這般美好，也方醒悟，實是最值得珍惜的曾經的日子，輕易的就過去了。

短短的幾天也更為輕易地過去了。來也匆匆去也匆匆，離開了，太多捨不得。來時，媽媽倚着門，笑；走時，媽媽倚着門，笑，但分明忍着淚。真的希望，以後回家的時間長一些，讓媽媽的等待短一些。鄉村如畫，畫裡有家，媽媽，是最深最深的牽掛……

■陸 蘇

我在小村等你（組詩）

月下

今夜很香
小村香成了一襲微宣

今夜很亮

小村亮成了一枚銀箔

夜色蘸着雪墨

晚風輕執花枝

丹青半卷

紋銀半箱

私奔來

梔子花

派一坡梔子花香香地來看你

麥田金子鋪地

做盤纏買呀新衣

美人櫻要跟

不許

絲瓜蔓要追

不讓

就想要讓你知道

今天我只用白色的香

漫山遍野地想你

念

聽月 拆花

挑燈 續茶

蹣手蹣腳的秋涼

夢裡微笑的花香

方的都歇了吧

缺的都散了吧

黑的快去睡

痛的趕緊忘

只留一個圓滿

替我們守着

那麼亮的亮

那麼想的想

不睡

等不及的心

和今晚的月亮一樣

初十就有了十五的模樣

在偷偷踮腳的樹梢上

在輕輕拍鬆的枕頭上

在不肯睡的雲上

而你

從未發現

小院

月光及地

花香上梯

屋頂鑲上象牙白

天井鋪滿祖母綠

多少回夢裡

把小院對角繫緊

請村莊傳給村莊

草葉傳給草葉

一路小心翼翼地舉着

交給你

■星 池

和 氣

微涼初晨，曙光微微擦亮客廳。瞥見農曆新年時貼在牆上的揮春，滿是吉利字句，「身體健康」，「出入平安」，寫上「一團和氣」那張，右角卻掉了下來。我看看手錶，是時候出門，幸而毋須等候，按鍵之後升降機門即為我而開。

升降機向下移動兩層，門再次敞開，一名外傭陪伴一對小兄弟急趕走進來，以不太純正的中文問道：「你們是否已帶齊東西上學？」二人睡眼惺忪輕輕點頭。升降機繼續下移，眼前兩名年幼的小學生，稱呼外傭為「姐姐」，尚懂基本禮貌。數秒後，升降機到達大堂，門甫打開，迎面瞥見一位坐在輪椅上的瘦削老年人，身旁站了幫助照料的外傭。縱使，眾人步伐快速，也小心翼翼地以免碰到輪椅。

沿路上，不時會遇上似曾見過的外傭迎面而來。家中沒傭工，但是所住的屋苑，頗多小孩的父母也需工作，而年邁兼行動不便的長者亦有不少，倘若沒有親友能協助，便會聘請外籍傭工幫忙照料。

香港屬彈丸之地，卻聚合了各種各樣的人，品格的好與壞亦難免參差不齊。確有較為刻薄無禮的僱主，甚或傭工慘遭虐待的極端個別事件出現，須查證並嚴正處理，暴力對待動物尚且不可姑息，何況是人。不過，能善待外傭的家庭也俯拾皆是，相處融洽，僱主一家人會為外傭決定回鄉而萬般不捨。另一邊廂，外傭的工作態度與能力亦良莠不齊，也有害苦了僱主的情況發生，未能互相磨合。種族不同，卻人非木石，僱主假若尊重待之，外傭自然會用心工作，即使彼此未能建立密切關係，也毋須變成敵對關係。外傭離鄉背井，即使屬於支薪及受傭的關係，與僱主可算是同一屋檐下。

餘暉斜照，步進家門，右角掉了下來的「一團和氣」揮春映入眼簾。感慨種族有別，尚且應當友好相處，膚色相同，更該團結和睦。緩緩踏上椅子，希望「一團和氣」能盡快重新貼於牆上，別毀掉此張揮春，雖已遺下了淺淺的皺痕。

亦 有 可 聞

■馮 磊

五日一見花豬肉

話說當年，蘇東坡因為文字獄被貶海南。海南一帶環境清苦，比不得在帝都時的快活日子，蘇軾倍感痛苦。尤其是，當他聽說因受自己牽連的弟弟蘇轍變瘦了，頗為心痛。於是乎，寫了一首題為《聞子由瘦》的詩。在這首詩裡，東坡慨嘆道：「五日一見花豬肉，十日一見黃雞粥。」——在那個時代，豬飼料還沒有被發明並形成產業鏈，瘦肉精之類的添加劑也沒有被研究出來，那個時代的豬是一步一個腳印長大的，所以豬丁相對稀少。東坡先生五天吃一次豬肉，十天吃一次雞，與很多人比，他的生活水平已經很不錯了。但是，老先生仍然叫苦連天。這充分說明了一個問題：沒有被貶之前的蘇軾生活是多麼闊綽。

宋代的時候，豬肉是不入宮廷的餐桌的。據說，陶弘景、孫思邈都認為吃豬肉有害健康。至於為什麼，我們不得而知。蘇軾並不理會這種偏見，反而對豬肉情有獨鍾，論原因，不外乎這食材相對便宜且易得。老先生被貶外地，朝廷中的大事無從插嘴，就只好搞點八卦擦邊的事兒做做。比如說，帶着人大呼小叫去打獵，或者為一頭豬寫篇諷詞。——好好吧吧，既然沒事兒做，那就歌頌歌頌豬先生對人類的偉大貢獻吧。

在《豬肉頌》裡，他寫道：「黃州好豬肉，價賤如糞土。富者不肯吃，貧者不解煮。」富人不稀罕豬肉，吃豬肉的窮人又不懂得烹調。那麼好了，這偉大的歷史擔當就由東坡先生來完成吧。於是乎，就有了今天餐桌的東坡肉和東坡肘子。

蘇軾被貶，連累弟弟。子由形影消瘦，老先生聽了大為心痛。於是乎，來了篇《聞子由瘦》。兄弟之間手足之情可見一斑。

被貶海南的東坡先生沒有了當初的優厚待遇，被逼無奈，四處尋找食材。他吃過田雞，吃過番薯芋頭，當地人向他推薦燒烤的蝙蝠和熏鼠，老先生儘管飢腸轆轆仍然擰着脖子拒絕了。東坡啊東坡，被貶的滋味好不好？你怎麼就不知道扯着嗓子唱讚歌呢？！東坡在外吃着蛤蟆腿，偶爾也會回想起在朝中做大官的往事。在《聞子由瘦》裡，他寫道：「俗諺云，大將軍食飽捫腹而嘆曰：我不負汝。左右曰：將軍固不負此腹，此腹



■東坡肉 網上圖片

負將軍，未嘗出少智慮也。」——將軍們挺着腐敗的大肚子，志得意滿，以為沒有虧待自己的肚子。但是，將軍們也僅僅是酒囊飯袋而已。

以上，是蘇軾在罵人。一個喜歡指桑罵槐的文人怎麼可能混得很好？不把命搭上就已經很好了。所以，東坡倒霉是必然的。我們生活在一個富足的時代，有文字統計說，內地的肥胖症患者已經超過了七千萬。這個數字，既讓人欣慰，又讓人不安。欣慰的是，我們的生活水平確實提高了。不安的是，過於肥胖是影響正常生活的。就這一點而言，東坡為弟弟的瘦感到憂傷是完全沒有必要的。

嘲笑了別人的肚子，並不意味着就必須虧待自己的肚子。在這一點上，蘇軾是非常明智的。東坡先生骨子裡是一個饕餮之徒，走到哪裡吃到哪裡。他是真正的文化明星，在哪裡都有人請客吃飯。其實是，過足了嘴癮。

有一天，酒足飯飽以後，蘇軾拍了拍自己的肚子，問身邊的女人們：「你們說說，我肚子裡裝的都是什麼？」他的侍妾朝雲回答說：「一肚子的不合時宜」。蘇東坡因此大笑不止。

朝雲的回答，既是對老先生的嘲笑與安慰，更是真正的理解與體貼。只是，退一步講，不合時宜也沒有什麼不好。正是因為飽受流放之苦，才成就了持鐵板唱大江東去的蘇軾。畢竟，做一粒響噹噹的銅豌豆，比起做唯唯諾諾的應聲蟲來，境界應該更高一些。

當然，難度也更大些，偶爾還要付出些代價。

■孫貴頤

老外傻不傻？

每一個人可能都做過發財夢。

話說在英國，就有兩個窮小子，一個叫希博爾德，一個叫萊登。他倆是好朋友，都從事裝修裝潢工作，給房屋門窗髹油漆。希博爾德31歲那一年，這兩人忽然做起了發財夢：哥倆商定，每周各買2張樂透彩票。但是無論誰中了獎，獎金大家平分。

一晃17年過去了。希博爾德和萊登一直未中獎。但他們不死心，依然鋌而不捨地繼續堅持購買彩票（估計二人在工作之餘，一定也相互詢問，繼而相互鼓勵，並且信誓旦旦地表示：「如果有一天我中了獎，保證不會把獎金獨吞。」）然而17年花開花落，17年春去秋來，這兩位卻沒有一個人能夠中獎，依然還在髹油漆。

2014年8月9日，英國的樂透彩票開獎，頭獎708.4萬英鎊（約合1,181.5萬美元）。這個超級大獎的得主，一下子砸到了希博爾德頭上。希博爾德按照約定，給朋友萊登打電話——現年57歲的萊登此時正在給一家客戶的廚房髹油漆，說：「我有事告訴你，你可坐穩了，我就是那個中了樂透頭獎的人。」後面的故事就與我們國家窮小子考上狀元以後招駟馬差不多了：他們立即向老闆辭了工作，然後一起去酒吧慶祝。

相信每一個看過這個故事的人，都會為希博爾德的誠信而感動。1,181.5萬美元的獎金，的確是一筆巨大的財富，在這樣的財富面前，希博爾德竟然沒有絲毫猶豫和搖擺，立即告訴朋友，將巨獎分攤而不是獨吞。原因其實也簡單：先前有過約定。這樣的行為，有些人可能要說他傻，更有人還要在「傻」字的後面加上一個侮辱性的名詞（你懂得）。

既然約定了，就得說話算數，一諾千金，一言九鼎，而不能言而無信，背信棄義。然而這是這麼個理，真正做到談何容易？畢竟發的是千萬美金的大財啊。假如希博爾德不對萊登說實話，萊登根本就會永遠被蒙在鼓裡——兩人買了整整17年的彩票，都沒有中獎，這次也沒中，不是很「正常」麼？再說了，就是萊登知道希博爾德中了獎，後者不分給他，萊登也毫無辦法。「你說咱們曾經有過約定，誰能證明？有公證書嗎？有合同書嗎？沒有吧，什麼都沒有，你這不是敲竹槓麼？不是見財眼紅麼？」萊登非但得不到一半獎金，還可

能弄得臭名遠揚。

主動權完全在希博爾德，是他具有高尚的人格。希博爾德一點也不傻。在這裡，雖然法律無能為力，但善良、誠心和仁愛，卻是主宰。忠誠於上帝，也忠誠於真理，希博爾德做到了。

今年馬年的大年初二，遠在美國的中美企業峰會主席沈群應朋友邀請，陪同她去接收剛剛在美國買下的房子。購房者與賣房者從未見過面，完全委託經紀人來回談判。新房主殺價極狠（這當然情有可原），雖然老房主吃虧不少，但雙方最後還是順利成交了。

推開易主後的房屋後，眼前的情景讓我們兩位同胞驚呆了——

地毯一塵不染，地板甚至閃着光澤，房間沒有一絲雜物。就連牆上原來掛畫的釘子洞都被填平了。伸手開燈，燈是亮的；伸手開水，水是流的——原房主沒有斷水斷電，這給新來的人少了重新申請的麻煩，只需在水電局更換姓名即可。

走進廚房：爐台乾乾淨淨，清潔如洗，旁邊堆放着一批全新的用品：擦手紙、衛生紙、紙杯、紙盤、抹布（全新沒使用過的抹布），一應俱全。上面有一個白色信封，寫着「祝賀——希望你的新家使你夢想成真。」爐台的另一邊是一盆鮮花和一盆綠植，還有一個「駿馬揚蹄馳萬里，鴻福常滿年有餘」的中文賀卡！

對於一個名字已經過了戶、完全不屬於自己的房子，對於一個從未見過面的外國人，這一對搬走的老夫婦，竟然做了令人難以置信的這一切。儘管新主人是「把他們要求的原房賣價殺到最後一分錢的人」！

想一想，我們的一生（尤其是在城裡生活的人），一定搬過好多次家，租過好多次房，也一定與不同的原住戶因為價格、物業費、水電費的你多我少，產生過矛盾摩擦，雙方鏖鏖必較，甚至唇槍舌劍，爭論不休。可曾遇到過一次這樣的老夫婦？哪怕遇到過一次、享受過一次，那麼恭喜你，你是一個有福的人。

其實老外一點也不傻。這對老夫婦還在賀卡上用英文寫道：「希望你們能像我們那樣享受這個新家。這房間裡曾經充滿了歡樂、希望和愛」。

家是如此。世界也是一樣。